



SHI WU ZHAO LING

失物招領

張福堃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718.4

428

內 容 提 要

这篇童话是写在公共汽车公司的失物招领架上，几件被丢失的物件：小刀、手绢、红铅笔、钥匙，互相窃窃私语，有的赞扬小主人的优秀品质，有的埋怨小主人顽皮和不诚实。每个物件的谈话，都是一件有趣的小故事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请小朋友们自己来读吧。



失 物 招 領

張 福 堃 著

孙 惠 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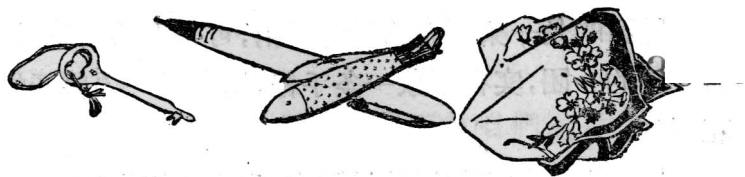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168 1/32 2 1/4 印张 21千字 (高小)

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56·137

定价(3)一角一分



一个汽车公司失物招领室里的管理员，有一天在一个架子旁边发现一搭旧纸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米粒大的字。这是甚么人写的这么小的字呢？他好奇地坐下读起来。他读完了，觉得写得真有趣；他想，这样一篇有趣的记录不应该让它失传；于是，他就把那一搭旧纸送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来。出版社的编辑看了，也觉得有趣，他们就把它改编了一下，印了出来。下面就是这篇有趣的记录，读者们，你们好好地看下去吧！

在一个公共汽车公司失物招领的架子上，有兩件物件正在噼噼喳喳地说着话。天已经擦黑了，屋里还没点灯，远远看上去，只见白乎乎的一团，辨别不清是些甚么玩意儿，不过，光听它们谈话也能把它们猜个八九不离十了。

“唉，真闷死啦！要是没有你作个伴儿说说话，我准会活活闷死。唉，我的小主人把我丢了还不知会怎么心疼呢！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手绢里她最爱的就是我，我比粉红色的玫瑰还要漂亮哪！这儿太暗了，明天天亮了你就能看出我是有多么漂亮啦！”

說話的是一條漂亮的粉色手絹，可是在昏暗里看上去，白乎乎的一團，實在不象一條手絹，倒象是一朵盛開的大白花似的。

“哼哼，我就不相信她最愛你，愛你還把你使用得這樣皺；還會把你弄丟了！”另外一個聲音說。

“唉，鋼筆大哥，你真是外行！我又不是整天淨在桌上擺着的擺飾兒，我有我的任務呀！象擦眼睛、擦嘴、擦鼻子，哪一樣不得我。現在我的小主人是不愛哭了，從前她愛哭的時候，我還不知接過她多少眼淚呢！至於說丟，誰不會有馬虎的時候。”

“手絹姑娘，我先得聲明：你弄錯了，我不是甚麼鋼筆，我是支鉛筆。”

“哎喲，對不起，看樣子你可太象鋼筆了。”

“我是新產品，難怪你不認識。唉，你說得也是，誰不會有馬虎的時候；可是，他們這一馬虎不要緊，咱們可遭了殃了！我才被買出來一天還沒辦什麼事情，就給送過這裏來了。”

“這可也怪咱們自己，誰叫咱們不會跳不會和咱們的主人打招呼呢。”

“你說的這不是廢話！”鉛筆用鼻子哼了一聲，不同意地說。

“唉，咱們講了半天，那一句不是廢話，說說話解解悶兒

罢啦！我可学不了那边那位小刀子，人家从进来就一直箍着嘴，一声不哼。”

“想来人家是‘贵人语迟’，不象咱们这些粗俗的家伙。”铅笔瞟了那边小刀子一眼说。

手绢听铅笔这样讲，连忙拦道：“可别这么说，叫它听见多不好！”

那边的小刀子也许没听见它们的话，它仍旧大气不出，屋子还没全黑，往近处看还能瞧得见它呢。哎呀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把小刀子啊！它的身子，真象一条瘦长的小白鱼；它的头和尾巴，都是黄铜的，直冒金光。它还有眼睛哪！哎哟，它的尾巴怎么撬开了，它肚子藏的小刀鞘怎么好象和它的尾巴脱了节，真作孽，这么一把可爱的小刀子也不知是被谁给弄坏了的！

“它别是个哑巴吧？”手绢把它望了一会，悄悄地对铅笔说。

铅笔说：“我看不见得。”

手绢说：“让我来招呼招呼它好不好？”

铅笔说：“你愿意招呼你就招呼，反正我不碰那个钉子。”

手绢说：“碰钉子就碰钉子！喂，那边那位小刀子，你怎么老不言语呀，难道你是哑巴吗？”手绢真的提高了嗓门向小刀子喊起来。

这边小刀子好象是如夢方醒，啊了一声，接着說：“是招呼我嗎？噢，对不起，我沒弄清楚。”

小刀子不是啞巴，它說了話啦。

手絹笑着說：“是招呼你呀！你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从进来就一直不言不語的，我还当你是啞巴呢！”

小刀子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唉，又有甚么好說的呢。”

手絹說：“你叹甚么气呀，看来你一定是有甚么心思，說說吧，悶在心里会悶出病来的！”

小刀子又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唉！难为手絹姐姐这样关心我，‘孩子沒娘，提起話長’啊！”

手絹說：“怎么‘孩子沒娘，提起話長’呢？說給我們听听吧！”

• 小刀子說：“你們愿意听我絮叨嗎？”

“愿意，太愿意啦，快講吧。”紅手絹嚷着說。

小刀子剛要开口，忽然电灯一下子开了，屋子里立刻亮起来，顿时，要講的顧不得講了，要听的也顧不得听了。啊，別是接誰来了吧？几件物件同时張大眼睛，豎起耳朵。紅手絹顫声說：“准是接我的。”走进来的原来是一位管理員。管理員走近架子，一揚手“嘩啦”一下放上来一把鑰匙，誰也沒有瞧一眼就又扭身走了。人走了，灯門关了，屋里比先前更黑了。紅手絹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，叹了一口气，說道：

“得啦，死了心吧，也不錯，又多了个伴儿，小刀子，快講

吧！”

小刀子說：“好吧，今天晚上反正咱們誰也不想睡，我就講講我的故事給你們解解悶。我本來和各式各样的弟兄們一起摆在百貨大樓的大玻璃櫥里。我在那呆了沒多久就讓一位女主顧把我買去放进她的小手提包，那里邊可黑哪，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悶的慌，我的心別提有多么高兴了，我要开始过新生活了啊。

打开小手提包的是一个小学生。他見了我就嚷了起来：‘哎呀，这把小刀可太理想了。媽媽，您怎么这么会鑽我心眼，我正想要这么一把小刀，您就正好送了我这么一把。’你們想，我听了这话心里够有多么美呀！

第二天，我的小主人在我嘴头上穿上了一条亮晶晶的小鏈子，把鏈子的那一头系在他的褲鼻上，把我放进他干净的小褲兜里。从此我就跟着他过起了愉快的生活；我是他理想的小刀，他是我理想的主人，誰想到好景不常……”

“怎么好景不常？”紅手絹打岔問道。

小刀子說：“你听我說呀！我的小主人陈平常好把我帶到學校去給他相好的同学欣賞，他們可愛我哪，



特別是有個名叫張季中的，他一見到我就象是着了迷；看一次，看兩次，老也看不夠，有一次他忽然這樣對陳平說：

‘你借我使用三天成嗎？’

陳平遲疑了一下說：‘我……我還要使呢！’

張季中當時就不樂意了，說：‘給我使使還不成！我還給你釣魚竿使過呢！’

陳平想了想說：‘要不你就拿去，三天可准還我呀！’嘿，陳平可够大方的。當時我真不願意陳平把我借人，可是又一想，好在三天，過三天我就又能歸陳平了，這樣想着也就覺得沒有甚么了。



可是，誰想得到啊！張季中看外表也還規矩，實際上却是一個頂頑皮的孩子，他把我拿到手里，一會用我切蝌蚪的尾巴，一會用我砍蚯蚓的身子，一會掘土，一會削石頭，又用我在他座位上亂畫道道，還把我當飛箭，一扔扔出老遠，險些扎了小孩的腦袋。他這樣那樣折騰我好象還嫌不夠，到

了第三天头上，他老兄竟在校园后边一棵刚发芽的老楊树上，使我干起鑽木取火的把戏来。他用我使劲儿的往可憐的老楊树干里鑽、鑽、鑽。我对老楊树說：‘老楊树哥，你知道这可不是我情愿鑽你呀！’

老楊树理也沒理我，只运足了气力抵着我的刀尖不叫我进去。張季中哪里听它那一套，他还是鑽、鑽、鑽。他鑽啊，鑽啊，忽然‘拍’的一下子，……”

“嗨呀，那不是糟了嗎！”紅手絹听着听着不禁大声喊起来。

紅鉛筆听得正出神，給手絹打扰了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又沒拿你‘鑽木取火’，你叫喚甚么！咱們先說好，以后誰也不許乱插嘴！小刀子，快講吧。”

小刀子接下去說：“可不是糟了！我是小刀，怎能把我当鑽子使用呢！我的尾巴叫他这一下子給鑽裂了。

張季中看我坏了，也傻了眼；他把我拿在骯髒的小手里，用一双无可奈何的眼睛望着我。我看着他那倒霉的神气，心里又是气他又是可憐他。

他把我闔上又掰开，掰开又闔上，自言自語地喃喃着：‘怎么这么不結实。’你們听，还賴我不結实呢，再比我結实一百倍也經不起他那份折騰啊！

張季中正在自言自語，忽然有一个胖孩子走过来。这个胖孩子我認得，是三年級的李小平，跟張季中是街坊，長

得白胖胖傻乎乎的。他一眼看見張季中手里的我，就仿佛发现了奇珍異宝似的叫嚷起来：‘嗨呀，多好玩啊！快給我瞧瞧。’

張季中沒有睬他，还在拿着我发怔。

‘給我瞧瞧还不成！’小胖子在一旁着急地說。

‘誰不叫你看！可是……’

小胖子沒等張季中說完就欢叫了一声把我拿到手里，接着就掰。張季中連忙攔住道：‘別，別……’已經来不及了；只听‘扒’的一下子我肚里的刀子仰了过去，和我的身子竟成了二百多度的角度。張季中急得嚷道：

‘你看，尾巴全叫你弄裂了！’

李小平一面把我往回弯一面惊惶害怕地說：‘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呀！我，我就这么一掰，怎么这铆釘就掉了呢？’

張季中說：‘我不管，陈平借給我的时候本来是好好的，走，你跟我見他去吧！’这个張季中，他撒謊！

李小平帶着哭調說：‘我不去。’

張季中急急地說：‘这是他媽送給他的节日礼物，給他弄坏了他一定要你賠新的……’我听見張季中說要賠，心想：‘你也把陈平想得太小气了，他才不是那样人呢。’

李小平想了一会哭丧着臉說：‘那怎么办呢？要不，咱們兩個人賠。’

張季中說：‘是你弄坏的呀，怎么讓我賠呢！’你們听，張

季中竟訛上李小平了，多欺負人呀！

李小平的胖臉蛋拉長着，眉頭皺成一個大疙瘩，呆了半天問道：‘你知道多少錢嗎？’

張季中吞吞吐吐地說：‘陳平告訴我五毛錢買的。你姥姥不是給你錢來？’

李小平摸着口袋怔了半天說：‘我姥姥過節正好給我五毛錢，我想也買把小刀的，沒想到……得，我認倒霉得了，給你，你拿去還他吧。真倒霉……’

李小平念叨着‘真倒霉’把一張嶄新的五毛錢票遞給了張季中。張季中臉紅通通的接了錢票，把我和錢一起裝進袋里。

其實人家五毛錢票一點也沒惹着我，可是我一看見它就更有氣，我對它說：‘你進來也白搭，反正陳平不能要你。’

它說：‘怎見得？’

我說：‘你不明白……’

它說：‘我不明白甚麼！咱們也不用辯，等着瞧吧。’

我懶得跟它解釋，我說：‘好，等着瞧。’

張季中叫陳平了，一時不由得我特別緊張起來。

‘陳平，李小平賠你五毛錢。’張季中說着就掏兜。

陳平怔了一下，問：‘哪個李小平？賠我五毛錢干甚麼？’

‘三年級的，他……他把你的刀子掰壞了。’張季中的聲

音很不自然。

陈平叹了口气，嘟囔着說：‘我那把刀子多好啊，早知道你会弄坏，才不借給你呢！你怎么給別人玩呢？’

張季中說：‘人家这不是賠你了，你可以照样买把新的呀！’

陈平呆了一会，問：‘那把刀子还使得嗎？’

張季中說：‘全坏了。給你这錢，拿着呀！’張季中多坏！誰說我全坏了？！

陈平老半天沒响，后來說：‘这不合适吧？’

‘这有甚么不合适，給你吧！’張季中說着把錢扔下帶着我跑开了。我等着陈平追上来，他竟沒有追上来，那时候我的心別提有多么失望了。

傍晚放学的时候，学生們一窩蜂地出了校門，我在張季中的口袋里，听見前面李小平在說話：‘姥姥，那不怨我，那把刀子实在太不結实，我就这么一掰，也沒使勁，它就裂了！’

又听他姥姥說：‘真沒見過你这样淘气的，剛給你五毛錢就賠了人家，看你下回还动不动人家的东西！’

他們的談話一字字清清楚楚的送进我的耳朵，我想張季中一定也会听見，他听了心里会是甚么滋味呢？李小平多倒霉呀，賠了錢还挨他姥姥說。

到了晚上，張季中又把我拿出来，大概他是想把我收拾

好，他掰掰按按，一点办法沒有，就順手把我扔到了桌上。那天他睡得很早。灯熄了，屋里的月光很明，我在桌上正好望得見他的臉；他閉着眼睛，紧皺着眉头，睡了半天也沒睡着；忽然一下子爬了起来，把我連看也沒看拉开抽屜一直塞到紧里面去。我听見他又睡下了，我想我大概老得呆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了。我想着想着忍不住抽泣起来。我使勁不讓自己哭出声，怕把旁边的書本甚么的給惊醒。

我在那黑暗的抽屜里，流了一夜的泪，翻騰了一夜。我实在觉得沒有甚么活头了。

第二天一早我忽然听見陈平的声音，‘他来干嗎？可能是为我来的吧！’我这样想着。

‘張季中，你跟我找李小平去，我要还他这錢。’‘哎呀，有門啦！’我高兴起来。

‘还他？他情愿賠你的呀！’張季中声音有些不自然。

陈平說：‘情愿賠，我也不要。我媽說我了，說刀子坏了就坏了，賠甚么！告訴他下回用东西小心些就得了。我起先还和她辯，她說：“东西总有坏的时候，你要是自己用坏了叫誰賠呢？”我一想，还是我媽对。我不要李小平的錢了，走，咱們一块还他去，捎着要回那把刀子！’

張季中吞吞吐吐地說：‘嗯，嗯，我不是告訴你那刀子全使不得了嗎？’

陈平說：‘使不得就使不得吧，我媽說要是真全使不得

了，以后她給我买把新的。’

張季中老半天老半天沒言語。

陈平說：‘你怎么啦，你到底跟我去不去？’

張季中低声說：‘我媽不叫我出去，她还叫我帮她干活呢。’

陈平信以为真，說：‘原来你是为这事为难，要么等你下午有時間的时候替我找趙李小平，告訴他，刀子不要他賠了。把錢攔这吧，我也得早回去，媽媽还叫我帮她包饺子呢。’

陈平就这样走了，我白白希望了半天。不过我並沒有完全絕望。

陈平出去了，張季中一直站在那儿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到書桌前，打开抽屜把我拿出来，裝在口袋里。又过了一会，他忽然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飞也似的跑出了家門。公共汽車正要开，張季中一面喊：‘等等，等等’一面唰的飞上了汽車。我还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呢，他已經挤到前面买上票了。他买的是往珠市口的票，我想他一定是往陈平家去。心里可兴奋哪！張季中在汽車里把我掏出来，我看見他臉上的表情很羞慚，也很激动。他看了看我又把我裝起来。这真是活該的事，每次張季中都是把我裝在褲兜里，这次竟順手把我放进上衣口袋里。汽車晃搖着，我還沒有在口袋里呆穩当，竟‘抽溜’一下子从一个小破洞洞里掉了出来，掉

到車板上，接着，讓一只大鞋底給踩上了。到站了，張季中下車了，而我却還在那里給踩着，你們說我是多么着急吧！一直过了好几站那只大脚抬起来，我才被別人发现，可是已經晚了。以后呢，以后我跟你們大伙一样，也就不用說下去了。”

小刀子的話說到这里就停住了。

紅手絹喘了一大口長气說，“这回我可以說話了吧？我相信張季中一定是找陈平去啦！”

紅鉛筆說：“唉，真也巧，怎么單單在这个节骨眼丢你呢！”

紅手絹說：“真是，他到了陈平家一掏口袋沒有了你，还不知会怎么着急呢！”

小刀說：“是啊，他一定要着急。唉，起初我只恨他，这会我又替他难受，也替我自己难受。”

紅手絹說：“別难受吧，你一定会被領回去的！”

新进来的鑰匙忽然出声了：“是啊，早晚咱們都会被領出去的。”

紅手絹說：“喲，我还忘了有位鑰匙老兄哪，咱們几个在这兒碰头也是有緣，我提議咱們每个人都講上一段自己的事。咱們誰先講？”

“你提倡的，你先講吧！”紅鉛筆說。

“好，我先說就我先說，你們可得好好听！”

“好好听，好好听。”大伙一齐說。

于是紅手絹在黑暗里用它特有的活潑声調講了起来：

“你們誰参加过游行？誰見過天安門？誰見過毛主席？我猜你們誰也沒象我那样开过眼。”

“好好講，好好講！”紅鉛筆打断了兴高采烈的手絹。

“咦，我这不是好好地講嗎！我要給你們講我和小紫玲怎样参加游行的啊！”

“你要象小刀那样講。”

“象小刀那样？講話一人一个口气，你可不能給固定下！”

紅鉛筆說：“你別急呀！我是說要你象小刀那样从头到尾的講。”

紅手絹說：“从我認識她講起？好吧！那个小紫玲呀，从我一見她我就爱上她了。那时候她还不是中隊長，也不是小隊長。……”

鉛筆說：“唉，你就說她是个隊員不就得了！”

手絹說：“連隊員也不是呀！你是怎么回事！不叫我打岔，你却淨打岔，再打岔不講了！”

老鑰匙說：“別吵，別吵，手絹快講吧！”

手絹接着說下去：“真的，那时候她連隊員都不是，为了入队的事，她用我不知接了多少眼泪呢。要我說清楚她为什么不是，还是从我怎样遇上她說起吧。

一天傍晚，小紫玲的二姨帶着我去看小紫玲，一進門就聞到屋里滿是熬葯的味儿。小紫玲一見二姨就高兴地輕聲叫了聲：‘二姨’。二姨問她：‘你媽好些了？’

紫玲說：‘媽好多了，這會睡着啦。二姨，我甚么都會啦，會煮挂面，還會灌暖壺……’

‘真是好乖寶。你記得今天是甚么日子？’

‘甚么日子呀？甚么日子呀？’紫玲忘了。

二姨沒有告訴她，乘她不見一轉身把包着我的小包放到小桌上。

二姨坐了一會就走了，說媽媽睡了，不打攪她，等明天再來看她。

小紫玲送走二姨，一個人在屋里叨叨念念的說着：‘甚么日子呀？甚么日子呀？’包我的小包就在桌子上，她竟瞪着大眼看不見。要一看見不就能全明白了嗎！

她到底看見了，連忙打開包。

‘哎呀！一條紅手絹！“祝你生日快樂”，喲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媽——’小紫玲剛要喊媽又吞了回去。媽媽睡着啦！

小紫玲有一雙又大又圓的大眼睛，她用她的那雙大眼睛這樣看那樣看的把我看了半天，然後用她的小胖手又重新把我折好、包好。從她那神祕的表情看來，我知道她等會准要拿我‘獻寶’呢。